

01

走在玄武湖梁洲,一片白墙黛瓦的建筑群揭开了“国家级绝密档案馆”的神秘面纱,这里就是今年1月1日刚刚开馆的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。

镇馆之宝是一块明黄册库界碑,上面写着“后湖界石”四个大字。当年,这块竖立在玄武湖畔的界碑提醒老百姓:闲人免进,后果自负。

要知道600多年前,玄武湖可是禁湖,湖面日常戒备森严,昼夜有人巡逻、放哨,还立起了36块界碑。安保如此严密,是因为这里存放着国家级绝密档案——黄册。

黄册为何如此重要?因为它记录着明代的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,是一个超级庞大的“大数据库房”。这个大数据库从洪武十四年(公元1381年)的9间库房开始,一直发展壮大到明朝末年的787间库房。

黄册就是明代的“户口本”,详细地记录着每户人家有几口人、几亩地,每一次土地买卖、房屋变更都会记录其中。根据这些数据,每户人家该纳多少税,该承担多少徭役,朝廷一目了然。但是,当时的朝廷越想弄清楚基层的情况,基层就越不想让朝廷弄清楚。

那时的数据库没联网,朝廷想要知道基层的情况,也不能直接调取,还得靠一层一层往上汇报。

州、县衙门先把数据送到府衙,府衙送到布政司,布政司呈递给户部,经过驳查之后,最终运进后湖黄册库。送到黄册库的叫正册,用黄色封面。布政司、府、县各留存一份副本,用青色封面。

在这层层上传的过程中,经手的人多了,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渐渐多了起来。这些徇私舞弊的心思若是用在读书上,不考个状元,也能考个探花吧。

02

洪武十四年,第一次造黄册。大家还没有摸清楚这个黄色小本本的门道,还不敢掀起什么浪花。

黄册十年一大造,到了洪武二十四年,第二次造黄册时,便有人按捺不住了,大明版《反贪风暴》第一部“开机”。

洪武十四年攒造黄册时,徽州休宁县王叙家里有四口人,夫妻俩和一儿一女。十年间,王家添了三个男丁,本来挺高兴的事,却让王叙犯了愁。这下家里变成了七口人,赋税徭役都要加。怎么办呢?瞒着吧,大不了不给儿子上户口。

于是,王叙提着四斤猪肉,买通了甲首。在造册时,甲首把新增一栏上的“三”写成了“二”,家中一共六口人,瞒报了一口。这个数据被汇总到休宁县,一路上报到后湖黄册库。

可是黄册上关于家中人口的记载,分为旧管、开除、新收,实在四个部分,也称四柱之法。也就是说用上一个十年的人口数量减去死亡人数,再加上新生人口,想要造假得把账做平了,还得年年都把账做平了。

永乐元年(1403),皇帝换了,黄册该造还得造。此时王家家道中落,拿不出钱来贿赂甲首了,这次只好把家中人口如实报了上去。

黄册送到玄武湖,和往年黄册一核,就发现问题了。休宁县的人口多了一人。一路查下去,顺藤摸瓜查到了王叙家。

洪武十四年,他家的“实在”人口是四人;洪武二十四年,“旧管”四人,“开除”零人,“新收”两人,“实在”六人;到了永乐元年,“旧管”六人,“开除”零人,“新收”零人,“实在”却变成了七人。

没户口的那个儿子一下子就被查出来了。王叙和当初收受贿赂的甲首,都受到了惩罚。

这种直接瞒报的“小儿科”太容易被发现了,后来的富户也越来越精。他们贿赂基层干部,把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写到别人家名下。别人家有人过世了,也不销户,而是把行贿人家的人口暗自挪过去。

在各种花样下,有钱行贿的富户越来越富,把自己家的赋税和徭役转嫁给没钱行贿的穷苦人家,穷人越来越穷。

03

渐渐的,收集黄册大数据的基层干部发现了一个“漏洞”,他们又多了一个谋取钱财的门路,也为大明版《反贪风暴》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素材。

前面说过,黄册送到玄武湖,还有一个“驳查”环节。负责检查“作业”的国子监生员如果发现哪些地方有问题,就会在那本黄册上标注一下,然后把“作业”原路打回去重写。

很快就有别有用心的人发现,修改完的“作业”再交上去,监生只会根据之前的标注检查一下错处,其他内容不会再看。确定错处修改无误,这本黄册就可以存入后湖黄册库了。

于是,一出“声东击西”的大戏上演。成化十八年(1482),监生在检查南直隶常州府



玄武湖上的反贪风暴

最近,陪伴观众七年的电影《反贪风暴》终于迎来了大结局。假如时光倒回明朝,南京玄武湖上的“反贪风暴”贯穿200多年,怕是五部电影都不够拍。

肯定有人想问了:在湖上能贪点啥?贪点渔产还是贪点水禽?

这一切,要从玄武湖上存放的国家绝密档案说起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张然/文 施向辉/摄



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



《万历二十年大造二十七都第五图黄册底》复制件



后湖界石

《万历二十年大造二十七都第五图黄册底》复制件



复原的黄册库标准库房

黄册,几乎陪伴了大明的一生。

也像一面镜子,映射着王朝的兴衰。

在一出出花样百出的贪腐大戏中,

化为齑粉的不仅是黄册,还有国家的根基。

清廉则国兴,风正则家富。这道理亘古未变。

宜兴县五贤乡的黄册时,发现有一户叫谢得安,把军籍改成了民籍。发现了问题,当然是打回去重写。等黄册再交上来,监生一看,谢得安的户籍确实改回来了。他比较细心,又翻了一下,发现新交上来的黄册里,居然多了11户军籍人家。

原来,谢得安的错误是故意等着监生发现的。修改的时候,再悄悄把11户逃户添进去。如果监生只检查谢得安那处错误,那这事就算是成了。11户军户改成民户,想必贿赂也不会少。

同样的案子在山东济南府丘县明秀乡也发生过。这回是世世代代都要去驿站工作的驴站户,想悄悄把户籍改成民户。先故意写错3户,被监生发现打回重写,再把真正要改的12户人家偷偷改掉。可惜他们又遇到了一个特别仔细的监生。

这还只是被发现的案例,没发现的想必数不胜数。很快,朝廷也觉得这个问题得尽快修好。

从弘治十二年(1499)开始,有问题的黄册不再整本打回去重写了,而是只把那一页重写。监生二次审查后,再将改正后的单页放进去。

04

接下来的故事更离奇,剧本都不敢这么写。

正德五年(1510),一个江西的小老百姓,居然跑到南京玄武湖来改黄册。不是在造册的时候作假,而是等黄册交到国家档案馆再动手,怎一个嚣张了得!

在江西南昌府丰城县,陈质霸占了邻居熊思明家中的塘田。记录塘田归属的黄册已经运到后湖了,于是陈质就贿赂基层干部,把存放在地方上的青册改掉了。

到了再次造黄册时,陈家已经是陈质的儿子陈季三当家的,这家伙比他爹还“有能耐”。熊思明家来陈家索要塘田,情急之下,说要去南京查看之前的后湖黄册原件,看看这田到底是谁家的。心虚的陈季三有了一个惊天计划——把后湖黄册毁了,就高枕无忧了。

他先买通运送新黄册去南京的人,让他们在路上多磨蹭几天。新黄册一旦运到南京,新老一对比,自然会发现问题。争取到时间之后,陈季三先一步赶到南京,很快就和后湖负责晾晒黄册的高景清取得了联系。

晾晒黄册不仅工作量大,工资还低,工作环境也十分艰苦,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当然不高。听说有外快可赚,要做的事情也不复杂,高景清便一口答应下来。

陈季三让他做的就是找到之前南昌府丰城县的黄册,把关于自家塘产的那部分毁掉。

后湖是不给点明火的,就连晚上点根蜡烛都不行,更别说点火把撕下来的几页黄册烧掉。于是高景清只好怀揣这个“定时炸弹”,准备趁休假的时候带出后湖。

真当国家档案馆的安保是摆设吗?在出湖例行搜身时,就被搜出来了。

朝廷很愤怒,一个小老百姓居然能对国家绝密的后湖黄册下手,可见管理已经松懈到什么地步!

陈季三和高景清的脑袋必然是保不住了,一个挂在江西布政司黄册库前,一个挂在后湖黄册库前。这还没完,江西布政司黄册库上上下下的员工都受到了牵连。熊思明则拿回了原属于他的塘田。

05

再说个故事,还是发生在正德年间,出问题的还是江西黄册。

正德十五年(1520),有官员在清查后湖黄册时发现,8年前送来的10140本江西黄册,已经被虫蛀了6035本,轻轻一翻页就碎成粉末。

再一查,弘治十五年(1502)的江西黄册也是这般。哪有那么容易被虫蛀的?虫子怎么专挑江西的黄册吃?

其实,黄册是有多重防蛀高科技的。明初,对各地上交的黄册,朝廷要求统一用厚实的棉纸,还要加点明矾、花椒,防虫蛀。黄色的封面,要用天然染料黄檗汁染,也有防蛀效果。

当然,如果想要吸引虫蛀,会有更多的方法。比如用面糊做黄册封面,或者在糨糊里加甘蔗汁、蜜水。要不了几年时间,黄册里的数据就全部被“初始化”了。

而这些被“初始化”的数据中,暗藏着多少蝇营狗苟,便不得而知了。

朝廷很愤怒,但不知道从何罚起。因为江西有一半县府都参与了黄册舞弊。法不责众,只能抓了吉安一个典型,处罚了经办官员,以儆效尤。其他地区的黄册,打回去重造。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